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第二十二条军规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主编：刘以林

第二十二条军规

著者：〔美〕约瑟夫·赫勒

译编：薛暮冬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殂，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作者约瑟夫·赫勒(1923~)是美国黑色幽默派的一位主要作家,在西方读者中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黑色幽默派的主要代表作品,也是赫勒的成名之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个空军中队驻守在地中海“皮阿诺沙”岛上。中队司令官卡思卡特上校对将军军阶无限向往,他不惜用部下的性命来换取自己的升迁。他的主要手段就是任意把规定的飞行次数一次又一次增加。在他看来,这是部下的义务。这引起部下对他的无比怨恨。卡思卡特上校手下官兵的言行思想各有不同,但人人都只为自己打算,没有一个是具有献身精神的“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3个人物。一个是气宇轩昂的斯克斯考夫中尉。他野心勃勃,执行起任务来严肃冷静。战争使他具备了作威作福的机会和权力。另一个“才能超群”的人物是伙食管理员迈洛。大战为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年仅27

岁的迈洛竟然办起了国际性大公司，达官贵人纷纷入股。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上尉轰炸员尤索林。他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他充满了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不安全感始终笼罩着他，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在他看来，环境充满了敌意，人人都要他死，他怀疑自己处在重重危险当中。他疑心整个世界都疯了，。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疯子不能执行飞行任务，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一个人自己意识到飞行危险请求停飞就意味着他神志清醒，并不是疯子。这样，尤索林仍然必须进行飞行。第二十二条军规还规定，飞满 32 架次时可以停止执行飞行任务，卡思卡特上校却把规定任务改为 40 次、50 次……尤索林终于明白：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个永远摆脱不了的圈套，他的一切恐惧感都源于这个可以任意解释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最后，尤索林不顾一切逃往了瑞典。

尤索林本以为可以留在医院幸福地回避战争，可那个得克萨斯人却偏偏不让他得到幸福，这家伙病得比尤索林还厉害，在不到 10 天的功夫，便让病房里的人全走空了。

尤索林别无选择，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也走了，把偌大的病房留给了这家伙一个人。

在医院外面，仍旧一点儿有趣的事情也没有，唯一的事情就是战争，每当尤索林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的时候，人们都争先恐后跑得远远的，认为他是疯子。

甚至连比较了解他的克莱文杰也在内。

“人们都想杀死我。”尤索林心平气和地对克莱文杰说。

“你疯了！”克莱文杰坚持说。

“他们每个人都想杀害我！”尤索林仍一如既往地走着。

“你不知道应该恨谁。”克莱文杰对尤索林说。

“谁想要毒死我，我就恨谁。”尤索林回答。

“谁也没有想要毒死你。”

“他们两次在我吃的东西里放毒。”

“他们在每个人吃的东西里都放过毒。”

“那还不是一样吗？还不是想毒死我吗？”

“你发疯啦！”克莱文杰喊道，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你怀有耶和华的优越感。”

克莱文杰上气不接下气地列举了尤索林的许多不治之症：毫无道理地把周围的人都当成疯子；见到陌生人就起杀心；毫无根据地怀疑人们恨他，不断地密谋想要杀害他。

尤索林从医院回到中队后，不管见到谁都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端详一番。

在沿着医院和中队之间那条像断掉的吊袜带一样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颠簸的时候，他就带着一种狼吞虎咽的心情闻到了那香喷喷的羔羊肉的气味。

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入食堂里，抓起泡在味汁里的肉片就吃，把肚子塞得几乎要爆开来，便歪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昏昏睡去。

就在这时，他突然又想起他们还想设法害死他，便发疯似的奔出食堂，跑到丹尼卡医生那里，要求解除他的战斗任务，遣送回家。

他发现丹尼卡医生正怡然自得地坐在那里晒太阳。

“飞满 50 次，”丹尼卡医生摇摇头告诉他，“上校要求 50 次。”

“可我已飞了 44 次。”

丹尼卡医生根本不为所动，他长得看上去像一只保养得非常好的老鼠。

“50 次，”他摇摇头，又说了一遍，“卡思卡特上校要求 50 次。”

亨格利·乔疯了。尤索林想帮助他，可他就是不听尤索林的话，因为他认为尤索林已经疯了。

“他为什么该听你的呢？”丹尼卡医生颇为不屑地问尤索林。

“因为他有病嘛。”

“他认为自己有病吗？那我怎么样呢？”丹尼卡医生忧伤地冷冷一笑，慢吞吞地继续说下去。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为是否会被调往太平洋战区工作等问题感到烦恼。

如果他允许尤索林停止飞行，得罪了卡思卡特上校，那么他也许会突然被调往太平洋战区，他认为那里疾病成灾。

丹尼卡医生和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住在一个满是污迹的灰帐篷里。

“我完全想象得出，这家伙的肝脏是什么样子。”丹尼卡医生嘟哝着。

“请你想象一下我的肝脏是什么样子吧。”尤索林恳求道。

而丹尼卡医生对他的话一点兴趣也没有。“你以为自己有病吗？那么，你看看我，是不是也有病？”他头也不抬地问道。

这时，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抱着一瓶威士忌，摆开吵架的架势走进来，在他们俩中间坐下。

丹尼卡医生立即一句话也没说便站起身来，把椅子搬到帐篷外面，他几乎无法同这位同帐篷的人呆在一起。

一级准尉怀特认为丹尼卡医生疯了，“他妈的，我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尤索林说：“难道你不知道，丹尼卡医生很怕你吗？”

“他怕我什么呢？”

“他怕你会得肺炎死去。”

“他害怕？那倒好。”怀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从厚实的胸腔里发出一阵非常低沉的笑声，“我也高兴得肺炎死去，一有机会我就这样死，你等着瞧吧。”

这个纯种印第安人对白人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一心只想复仇，他痛恨所有的白人，希望他们统统滚回到他们不要脸的祖先原来居住的地方。

后来，尤索林又完成了一次飞行任务，不抱多大希望地跑来请求丹尼卡医生让他停止飞行。

“你这是白费时间！”他冲尤索林吼道。

“你难道不能让一个疯子停止执行任务吗？”

“当然能，有军规规定我必须让任何一个疯子停止飞行。”

“我是疯了。你可以去问克莱文杰。”

然而医生将尤索林例举出的所有证人都说成了疯子。疯子怎么能证明疯子呢？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个圈套吗？”

“当然有圈套。”丹尼卡医生回答，“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规定，凡是想逃避战务的人，不会真是疯子。”

这里面只有一个圈套，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条军规规定：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

奥尔疯了，可以允许他停止飞行，只要他提出请求就行。

倘若他再去执行飞行任务，他准是疯了，不必再去飞行。

可是如果他不再想去，那么他就没疯，他就非去不可。

尤索林觉得第二十二条军规简单明了已极，所以深受感动，肃然起敬地吹了一声口哨。

梅杰少校一出娘胎就不顺利。

他对长辈们彬彬有礼，可是长辈们都不喜欢他。长辈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们告诉他说，不可以杀人，他在入伍之前确实没有杀过人。

入伍之后，他们就叫他杀人了，他于是就杀起人来。在各种场合，他都逆来顺受，一贯如此。

梅杰少校有生以来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人家把他当做自己人。他刚到皮阿诺沙岛的那段时间

里，终于如愿以偿了。

“你现在是新任的中队长了，”卡思卡特上校隔着那条铁路堑沟朝他大声吆喝，“可是别以为这有什么了不得，无非是你现在是新任的中队长啦。”

卡思卡特上校对梅杰少校早就怀着极大的怨恨，他对手下多一名少校一直感到烦心，这下子他可有了一个少校的空缺了，他指派梅杰少校当中队长，然后开着吉普车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轰隆隆地驶走了。

几乎像是得了什么暗示，中队里谁也不再停下步来同他谈话了，大家只用眼睛盯视着他，背地里悄悄议论着有关他被提升的种种猜测。

就连吃饭，他也不能像初来时那样和其他人一起坐在普通餐桌旁就餐了。

大家的脸上全充满了敌意，好像筑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似的。

梅杰少校对自己的新职位感到厌烦，很不满意。他奉命当了中队长，可是一点也不知道作为中队长自己应该干些什么。

有时候他带着一肚子苦衷去找随军牧师，可

是随军牧师自己似乎也是苦难重重，因此，梅杰少校又不愿去给他增添麻烦。

再说，随军牧师们是否也为中队长服务，这一点他可拿不准。

梅杰少校签署的公文，多则 10 天少则 2 天，必然又回到了他的手里，递回来的公文总多了一页白纸，要他在上面再签一个字。

这些公文总比原来要厚得多，因为又增添了上面有许多军官签名的页数。

梅杰少校看着公文越积越厚，心里感到十分沮丧，不管他在一份公文上签多少回字，那份公文总又回到他办公桌上来要他再签上一回。

他知道，想摆脱任何一份公文都是万万办不到的。

罪犯调查局的那个人初次找他后的第二天，梅杰少校在一份公文上没有签自己的名字，而是签上了“华盛顿·欧文”的姓名。

第二天早晨，他提心吊胆地走进办公室，不知道会有什么大祸临头，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只是以后凡是签上了华盛顿·欧文姓名的文件再也没有回到中队里。

在梅杰少校看来，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最后，回到中队里来的是另一个罪犯调查部人员，这个人装扮成一名飞行员，但是他分别向中队的每个人都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要求每个人都不要向其他人说。

“中队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是罪犯调查部人员，”他对梅杰少校吐露说，“这个秘密绝对不能泄漏出去，这样我的工作不至于受到损害，你明白吗？”

“陶塞军士可是知道的。”

“是的，这我知道，为了进来见你，我只好对他说了。不过我相信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讲给人家听的。”

“他讲给我听了，”梅杰少校说，“他对我说，外面有一个罪犯调查部的人要见我。”

“这个狗杂种，我要对他进行详细调查。我要是你，绝不会把任何绝密文件丢在外面。至少我在写报告之前，决不这样。”

这家伙拿出那些出自梅杰少校之手的签有“华盛顿·欧文”字样的文件影印件。

“见过这些吗？”

“没有。姓这两个姓的人在我们中队里可没有。”

“我估计这是一个人干的，这个杂种所以用两个姓名，无非是想把我们弄迷惑。你知道这种手法是常用的。”

显而易见，为了这事，罪犯调查部的人颇动了一番脑筋，他们把梅杰手下的人都怀疑遍了，而梅杰少校本人一直被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

由于罪犯调查部的来访，梅杰少校在工作中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

他现在一概用左手签名，而且总要戴上黑眼镜，粘着假口髭，并将华盛顿·欧文换成了约翰·弥尔敦。

这就又增添了一个预防措施。

结果，公文上出现了一些典型批示：“约翰·弥尔敦是个性虐待狂”或“你看到弥尔敦了吗，约翰。”

他最感到得意的一条批示是这样写的：“约翰里有人吗，弥尔敦？”

约翰·弥尔敦给他开辟了全新的天地。

梅杰少校回顾自己的成就时，心里很感高兴，

凭着一点独创性和想象力，他使得中队没有一个人同他讲话了。

后来证明，除了尤索林这个疯子，的确没有哪个人想同他讲话。

有一天，尤索林在梅杰少校顺着沟底飞奔回活动屋子去吃中饭时，用飞行滑车把他绊倒在地。

“尤索林上尉有一件生命攸关的大事，”尤索林说，“请求立刻和少校当面谈谈。”

他们从窗外跳进梅杰少校的办公室。梅杰坐了下来，尤索林在少校桌子前踱来踱去，一边告诉少校他不想再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为什么？”

“我害怕。我执行飞行任务次数已经够了，可以回国了。”

“你飞多少次啦？”

“51次了。”

“那你只要再飞4次就成啦。”

“他会增加飞行次数的。每回我快飞满规定次数时，他又会增加了。”

“很抱歉，”梅杰少校说，“可我什么办法也没有。”